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馬紹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洹詞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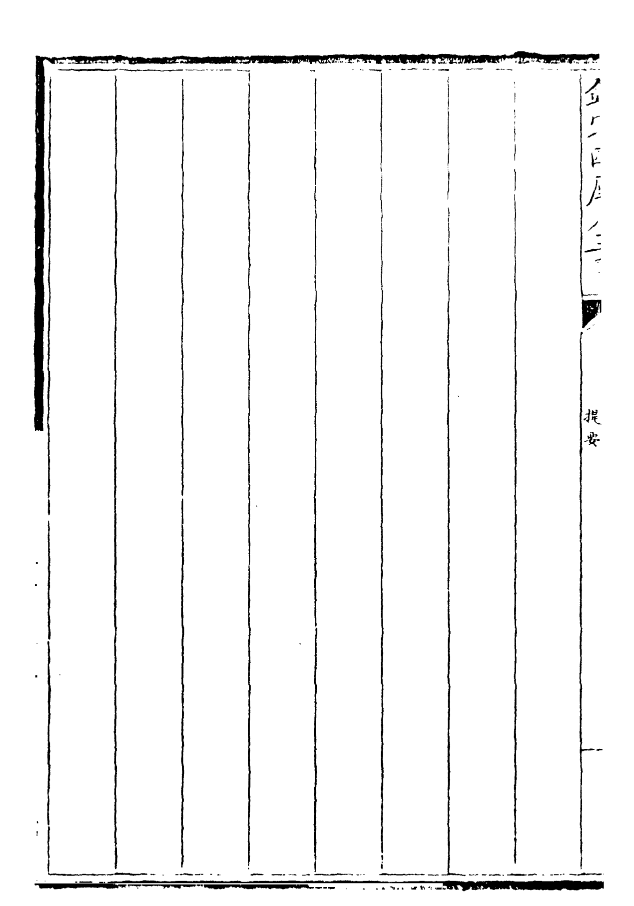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洹詞十二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録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襍著

筆記亦叅錯于其間鋭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蕚風節表表亦不愧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祀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論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益不特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

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為禮部尚書未操國柄尚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于王安石非陸游之于韓侂冑矣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洹詞卷一 館集

明 崔銑 撰

乙丑同年便覽録序

黄御史希武編次乙丑同年録屬馮無錫景祥刻之而以序屬銑吾三人者皆見於録中故也凡舉進士必有登科録姓名郡邑之類皆在焉復編此者以省叙也以省叙者便覽也其便覽者為有事於四方者也同年有

世講之義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過其里廬而若罔知塗之人也以同年流而為塗人其可悲也已是故開卷之際存者没者升與沉者感其所遇之異而吾則無異視也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録矣夫友道有二焉禮也義也其情篤者其禮完其分深者其義重禮不完則隙之所由生也義不重則市道之為也是故生相問也慶相賀也没相弔也是之謂禮進必相引以賢毋或妒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係也患難必相扶持以

全毋或陷且棄也是之謂義皆將於是録考焉於戲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録矣夫

別石樓李老先生序

自鈇事先生十又三年入則聆教誨出則仰聲光顒望偉度鈇弗逮矣先生方引翼之鈇升沉數易先生直以大者期之此皆視為偶然之逢弗齒也夫古人師友誼篤酬知感遇孳孳然惟不朽是圖私德不與焉未嘗不感激慨歎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顧歲改事移志荒而

畢行懦而却文支蔓而弗成章誠恐一旦滅沒無所藉以見古人非先生孰成之先生又還朝矣蹟蹶且不暇何能進也然先生教誨度望銑得識而修之否雖日侍先生無益也今天子朝夕想像賢臣之風采喜先生於既見矣少宰之職統百官掌邦治夫統百官㓂衡也掌邦治總責也非剛明平直如先生弗勝古賢臣之業要其極如天地然舉天下物物在其中非徒翺翔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以為得也誠者立

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祛難也拗之者至殆也隨之者至蠱也非老成邃密如先生將無僨事矣乎於乎此先生當往也銑欲私留者鄙矣

翰林庶吉士題名記 擬作

士而仕于朝自一命以上皆有所職少怠則黜罰加焉惟翰林庶吉士仕矣而以讀書為職則猶夫士也是故處之禁署以專其志給之旣廩以裕其家閱之載籍以博其見督之文臣以稽其業自永樂甲申至弘治乙丑

若干科若干人矣於戲士不逢時猶且學聖人之學以植已而濟民況待於上之人乎哉夫三年養之數十年用之薄養而厚用寡蓄而大發而欲盡獲其效不亦難乎予聞處事變者存乎才燭顯微者存乎識妙感應者存乎德成是三者成乎學則夫後世之學代更世易各出其見而欲得其真固難矣即有之而咻羣和寡能堅而不變則又難矣學果非真則才失之邪識失之陋德失之頗而諉曰用之勿求備非予所知也院舊未有題

名學士其創爲之録其名考實也勒諸石垂久也虚其左俟續也紀以文厲同志且著鑒戒也

送馬僉事序

南京御史大夫晨入府中盡啓故牘程其屬功能之高下將薦之備陟焉迺閲案問曰往巡江上剔偷安旅使行如歸何烈也遣馬御史乎從史跪檢已仰對曰是也往理戎畝賦足而下不驚何惠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又跪檢已仰對曰是也邇昰盜匿𫛳隆兇蔽慝卒置於理

聞者愉愉何明以執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如前對大夫曰於良御史與若速具疏吾上之未上馬君已拜江西僉事人莫不以為當也君方警畏日求未備諸御史具其事授銑曰先生故職文字其將有益於馬君也銑曰唯唯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不見而談者寡也不歷而億者紾也夫去蠹莫過乎烈字下莫過乎惠燭幽莫過乎明終事莫過乎執四者人之美行也君既舉之君吴人也江西楚也吴楚之民其習好同御史僉

事外內對置其職業同以四美而行乎二同之間君何患乎無政也君字善徵癸丑進士

對江話別詩序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為郎厥有盛名迺聞於上陟守大郡夫名著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修則名隕才不稱則任僨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告之故永言之示不忘焉於乎吾覩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之詩其辭明其旨切文游之詩其辭婉其旨

遠執友之詩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警之也易事者
跆艱事者立是忠言也婉以遠者風之也讀之使人油
然動心不駭情不蒐視是微言也揚以深者美之也知
有美則愛之愛之必永終之矣是危言也三者因其分
之異也望以不朽其意不異也吾故曰觀是詩而知友
道之益也

贈劉宣城詩序

成都劉覬陽在南京考功七年初為主事泉山林公為

太宰敦綽雍容密隙覆汙止責大指有長者風覲陽承之無咈人曰君行何類宰也曷易覲陽曰唯唯覘其行事無易後拜郎中野亭劉公為太宰剛峭嚴冷程功别蠹細小不忽有大臣節覲陽持故守人曰君何咈宰作也曷附覲陽曰唯唯覘其行事無附夫世故曷已惟理則定吾持其樞以御其變高極乎層玄深入乎重泉巨并乎無外細破乎秋毫吾未嘗往彼不能離何有舍已以逐人哉橘踰淮而為枳貉越汶而斃無恒性也竊脂

不殺松柏雪而不萎刼火不燼玉定分故也是故亡而徒拗者賊更以求容者瘦飾者奸昧者倀皆可悲也巳覲陽遷寧國太守過予室別求贈言予謝曰君故履巳固且諸君詩在卷矣

贈陳子序

陳子文相居諫垣奏事忤旨繫獄兩月除名其母氏訃又至陳子罪躬省咎其友崔仲子銑歎曰偉乎陳子之為丈夫也雖然天豈重困善人乎哉士惟末之養巳往

利而舉易際亨而志輕舉易多舛志輕多喪故却而後能進降而後能伸紾而後能達天之大乎人也松柟在山歷霜雪風日之摧折數百年而材棟梁任之而況於人乎天豈重困善人乎哉世之成務者曰明曰直迷幾失會罔正惑徑其名為盲枉我逆人屈志附咻其名為俛盲不能行俛不能伸予於封事見陳子之明曰練而中予於抗論見陳子之直曰罔畏威而回口然明生於思塞於億直出於理敗於氣思通微者也理幹事者也

恃億必疑疑則狹任氣必侈侈則凌疑人者人將疑之凌人者人將凌之當事而使人疑且凌於是乎怨起而謗騰下讙而上眩矣夫思不精則明不遠理不充則直不大欲精以充學哉學哉

說交贈馬敬臣

夫羣遊尊合者市人之行陽諛陰詆者險夫之心故乎以義則越域弗能閒也期以大則隅世弗能忒也昔者銑與馬子及二三子之友也見異必求言易必規行爽

必正容慢必風一日之中有新知焉一會之中有默變焉自鈂及馬子之仕也言不盡規行不皆正容不復風見不暇求一日之中有弗知焉一會之中有漸背焉夫交不形親惟心是堅道不迹觀惟當是符自今而視鈂欲通故而失之渙寡與而失之傲容衆而失之隨感時而失之放論事而失之激因俗而失之染是古之宕人也馬子見事明而不發慮事深而不泄處世安而不遷是古之篤人也馬子過鈂百矣馬子猶璞玉然鈂雖有

他山之石無所用之大學之教長者服之少者則焉齒長而無猷為鈂之罪也馬子何與與然無取於行為恥并廢於言為薄請終鈂之言而毋棄可乎夫見善欲為勇之大也聞義即悟智之先也為病於待待者沮於私於是乎懦心生焉悟病於襲襲者格於近於是乎輕心生焉懦而猶以為强輕而猶以為周是故語大而發小見漫而中跦心勞而力却志廣而才滯要其中者欺也傳有曰毋自欺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自慊於乎馬

子毋棄予言

石淙對

客問曰地以域分域以名定太宰楊公取滇之石淙以名江南之居古與豫生曰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吕書東萊追其先也夫著其鄉則思為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為之紹是故有弗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方居巖廊之上乃耽山水之僻龔居

士之迹殆不可與生曰奚為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者去就決甘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鵬之搏者適而已龍可豢而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是乎業著而道尊奚為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曰行不同

失中一也臣之事君交有淺深任有輕重恩有厚薄夫違則去之觳則恥之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幾貴豫處治忽安危之繫貴節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内閒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乘崕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

無滯智也石體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惟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惟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跆曰才因勢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備是故可以立巳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題名記

虞衡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秩皆下大夫主事一人秩上士掌山川林澤之貢凡貢鳥以羽獸以革材以陰陽具內于玉府四方季上工稽其遲速為之等巳使執藝及期則遣還凡治戎器皆掌之夫富邦國以貢飭邦國以工平邦國以戎入貢貴儉布工貴均治器貴精侈用極好窮搜數索曰奢空藝徒名私夥公歛曰傾數備實亡形完用折曰敝奢而後民匱傾而後事廢敝而後究作三者國之大疚司虞衡者有罪焉今天下事歸北京

遺南京者什一二然其貴均虞衡無題名碑歳久者無聞郎中唐君榮惜之乃創為止列近歳若干人他無徵故然亦可以考實後官者將有警與唐君字仁夫廣西人

問政篇贈方鏜

方子為尹問政於崔子以王子為介崔子曰夫為政擬乎古者多泥泥斯滯矣因乎俗者多隨隨斯蠱矣故不外取而足者身之謂也子昔與子升於汴闈業於國庠

既潛于豫郊知子舊矣子之為人也信中而直行遇事以果舉斯以往是為政也夫積愛蓄惠使民弗疑莫大於信布公止僻使民弗咈莫大於直定法一聽使民弗易莫大於果信以主之直以斷之果以成之三者既備政無不美者矣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塞則民惑絞則民戕率則民譟三者不去政無不疢者矣是故明以立信誠之通也容以翼直誼之大也詳以

出果知之周也夫然後居則中正動則準方子謝曰子之言大矣美矣鏜敢不敬崔子賀曰子言及此是吳橋之福也

跋豪傑録

夫古以準今哲以表學故考古者將以蓄德匪曰廣聞企賢者將以正行匪曰備故不然雖高文大冊猶倉箱之菽穀我何與焉

五吏篇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飭外修譽此偽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徵賽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真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

者治之蠹而貪為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㣲也必制以茍茍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偽偽則讙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上西涯相國書

竊聞忠君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汙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内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

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怳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邉戍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邉輕遣之恐

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鈇耳不得聞口
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
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
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
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髙而人信二也是故
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
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奬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猒天下
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

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致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

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艫熟視之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

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内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溺其真毋以麤率逞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慫慂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

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内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既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强者能制弱枝備

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鈌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

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獘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閼于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閼于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别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

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贈高生序

始張西渠病予與王淇東候之予曰天疫曷慎諸西渠曰偶不隹耳予即延醫醫曰傷寒少陽症也下藥而西渠病大作頭岑岑如戴石氣着人如炙孟無涯何大復曰予舊識高生者善醫數有功也已而高生至切西渠脉曰果寒疾也出活人書示諸君曰是是症是方宜也

大復明脉田水南習醫家言諸君善談理者參摧之予視生色柔而應緩竊疑其弗勝也秦西澗曰子以辯言飾容者為能乎夫足内者不炫裕行者寡辭辯言飾容而用折者子以為能乎越二日西渠病憒瘍面而中泄予懼謂生及諸君曰弗可坐待也已生矍然曰張公近臣也傷寒颷症也吾甚敬近臣而重颷症吾所以来為張公也苟有愈張公者毋有避也蔡石岡舉醫一人朱給事一人予舉二人次又舉一人然諸醫言各殊予私

諗生生曰夫傷寒者遲則注急則敗是故治之有會焉僕之術蓋弗謬也最後張復泉舉一人予候其至視之盱瞻而揚貌切脉已悉非前諸醫論曰濕症也其言支曼不會理視生甚倨生色和孜孜酬應不倦予罷其人不用或惑之予歎曰周制冡宰統醫師使治其屬正術而稽事夫正術則下寡歧業稽事則贋無溷心禮失而真昧真昧而業紛業紛而贋作然後民讙而咎彼藝固毋深究也於是咸尊用生使盡其術越二日而西渠汗

矣又三日面不瘍矣中堅矣西渠甚徳高生間謂予曰

子異生之術乎曰然夫好大言者宕醫也易惑而移者

懦醫也據方而不權者庸醫也好自用而債者虐醫也

擠衆論以售術而不恤人之死亡者賊醫也均之能殺

人也賊莫甚焉西渠曰然又曰始子疑生何也曰慎之

以審其才也子求醫何多也曰公聽以求全也何卒從

高生曰諸君子之明也

張舍人墓誌銘

張舍人名倫字天叙千户張能適子也其先滄州人祖其從太祖伐元後發藍黨逆謀授府軍左衛千户後從太宗靖内難改北京府軍衛其子孫因家焉舍人早卒無子舍人止一弟傑襲千户傑一子瓚無他張也舍人老實無嗜好北京四方之人在焉其風錯故其習殊貴勢之習侈俠少之習儇商賈之習便寒約之習俛儒學之習貢獨舍人斤斤然木訥人也然其事父處弟如禮要其中亦有負乎而弗獲長年使人無述焉故諺曰棟

材弗成朝花則榮巧藝不比拙就得利悲哉王媪王千户愷女也年二十五嫁舍人舍人死時媪年三十二為孀婦四十七年始瓚生數歲其父母以寡子故甚愛之媪瓚諸母也獨奇之曰振張氏者此兒也吾夫死竊憂門户衰今幸天不絶張氏矣瓚失母媪撫訓之瓚果積官列九卿舍人宣德丙午九月三日生天順五年六月三日卒媪宣德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正德七年七月十六日卒舍人享年僅四十媪乃七十九然媪劬劬

婦節期不食矢言則勞瘁過舍人百矣舍人信有婦哉媼卒之次月一日瓚啓舍人穴合葬銘曰已乎已靡嗣只艱乎艱勤妃只章女行曰太史祔女禩女從子

別友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銑仕得二友蔡子成之穆子伯潛蔡子布衣予與接曰仕者著文也蔡子內朗外潤遇事隐重不泄穆子靖專而凝發篤向文史獨銑佚蕩二子不棄之其有見乎哉古之交也會文而翼善居觀

而弼違而猶重贈別蓋感於情則聽必重期於久則思必恒定於要則行不渝茲二子將餞別矣餞不可二子未嘗默然意沈而詞婉餞淺中叢論非二子將斥辟之而況聽思且行乎而況重且恒而不渝乎蔡子長於智智者事之君也疑者智之紾也怯者疑之滋也吝者怯之役也夫成敗靡形判之於幾吉咎曷因帖之於理理順而吉咎不乖於趨幾明而成敗不撓其向是故與其周百慮而失爲孰若就一得而著節不吝無怯不怯無

疑而智矣穆子能守然君子之心深含六虚洞觀萬變往以序而非拘會於一而非遺是故理昧多窒事罔多憂養淺多露學孤多惑見泥多陋著意雖善而非普物雖外而内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舉一而廢百此之謂也

張先生墓表

睢陽蔡公守濟南卒子天祐財成童張雲鵬先生以易教授見天祐器之先生居睢陽東陵里中天祐往從之

游既天祐入太學先生作知縣矣天祐家素窶先生數周之乃得飫朝夕先生治經不臆入不奇探曰先儒有訓其索賾而辯辯矣心麤氣逸胡為背乎其教曰寡欲以養身守身以能官者操領也夫塵則颺而水則濁繩則直而木則度故欲熾者心亡已枉者如乖先生真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偶而退老于東陵先生孝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民不儌赫號仕貴獲已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先生見之矣天祐善銑濟

南公鈗大人之友也天祐思先生教日欲礪行以酬知立石以章幽鈗聞而歎曰濟南公膏秩而家約嗇榮而節信先生用未昌而行孚天祐承家而不倍師是故濟南達其忠先生宏其化天祐永其譽

送左毅夫還常州序

予外舅鶴翁使伻以左君桓来曰若宜有贈予問左君欲奚聞左君還辟再拜曰始桓以郡檄起户部書筭九年給冠帶將授八品秩顧多病不願即仕也暫請歸郡

予曰子以布衣入京今歸則榮矣常爾父母邦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兄弟兄弟子之行乎而況王父父之行乎惟謙不府惡惟約不叢尤勿習辱子勿怙貴勢其庶哉左君曰吾宗自徵君来遂大叔祖名御史也吾父義士也藐焉孤桓未有紹前人者予曰宗之大者難守先之賢者難繼顧大則無侯於亢賢則無患於無因子誠不忘則思修修則繼繼則能守矣左君曰桓少也業文而通筭學無成獨以筭名吾恥之無能大其先也

予曰子恥子之末學固也而卑筭於後世所謂文者不亦惑乎古之君子之學學道也而曰游於藝藝者以廣道也夫數大極乎億兆細入乎絲忽天地莫外其圍鬼神莫測其變使人思精而約理達而該故君子貴焉後之君子之學言經通故而已矣言文摛辭而已矣獘神至死而不知道者何物也是故憒愚惑庸飾譽長僞子何慕焉左君謝曰桓末之聞也體於道驗於器終身不敢薄吾藝

悔齋銘

乘氣則矜逐物則移女行方迷謂女自知惟誠女藥惟聖女師女不進德不死胡為

右銘

女有百非惡人女揚女有寸是怨人女藏於乎豈有女獨是而人皆非於乎豈有女既為而人弗知嗟女亦奚如斯

左銘

序樂趣卷

夫樂由順作憂以逆來事寡順而多逆情向樂而背憂故樂者鮮矣莊周古之名善言樂者也其言曰鵬風而搏其翼樗棄而樹于野迂大不實吾無取焉鵬因于氣樗激於無用因者寄也激者忌也無所寄則漠有所忌則撓夫性以約情則衷順以應事則化是故遺榮則不求忘則不爭無擇則不忮去飾則不葸静則安動則達所如則自得夫何寄夫何忌易曰由豫大有得其是之

謂予紫巖劉先生有從兄鳳居京師鳳有園園有軒王虎谷題軒曰樂趣紫巖及晉諸大夫遊而適焉於是說闡其旨記載其業賦敷其事詩揄其興渢渢乎和平之音洹野子紫巖諸大夫之友也紫巖曰惟卷有序所以紀始永終暢厥大義也敢託吾子洹野子曰諾

贈秦子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秦子之交諸子也過規而善勉難恤而禮恭可謂得友道矣

泰子之理儲也稽實杜請伸善懲猾庾豐而芻粟美可謂得剛道矣泰子治利而不染其在草場也不舉權觴而甘菲食可謂得廉道矣泰子清薊地也畝明於官租寛於民弱免豪茹後無害貽可謂得惠道矣夫不知者寘則亡適則不行不行者枯而寡味則不充泰子知矣行矣其弗充乎哉泰子拜郎中督儲于宣府當路器而拔之也邉者衛夏之垣食者守邉之本才者足食之方道者御才之轡是故充友道以待僚則柬充剛道以理

食則足充廉道以止辟則畏充惠道以臨民則安夫鑑別形而醜忘怨公也水溺物而舟常浮虚也輪運重而輻不折衆也木脆質而根穿石積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是故德盛則業大矣

趙節婦壽詩序

予觀趙節婦壽詩歎曰厚哉鄭子之為道也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夫遠則恩易殺疏則情不聯世固厚父族能厚其母家則寡矣而厚其祖母家則又寡矣節婦

為鄭子祖姨母嫁莊氏節婦有三善焉少失夫而貞曰節教養四子曰慈存夫之弱弟曰義雖男子或愧焉當時節婦叢苦而嘗瘁人疑不壽乃今八十健矣謂天無意於善誣哉節婦念其姊字鄭子鄭子思其祖母及節婦於是節婦之行野倡而朝和幽而章久而著可以示鄉婦然為之者鄭子也於乎厚哉鄭子之為道也

送何仲子知巢縣序

昔梅溪君汝之閒人也潛不躁行畢不降志節矣伯子

景韶學潤於鄉治立於民才矣季子景明行靖而執辭美而典名稱奕如也文矣景暘者梅溪君之仲子也兄韶而弟明敦貌而質行夫世貴之子人寵之已則易之世賢之子人重之已則難之内外有則出入有畏德成而易焉曰重才非拔則不能亢宗行非卓則不能騁軌人重之必望之望之必思罪之矣曰難故紀𢡟太丘或劣仲豫不可不慎也仲子初仕得巢令夫巢畿邑也令牧官也牧良則畿民能畿能則遠人柔是故不雜好者

業專不求名者功真援貴者佽生遺惠者斂急啬費則財用足敦禮則教化行刑當而威令簡而舉是故可以為子可以為弟可以為兄孝立者忠遜弟立者牧良

長汀縣主墓誌銘

長汀縣主者趙府湯陰莊僖王第四女也母武氏年十五湯陰鄭璣尚焉授宗人府儀賓初莊僖王賢自貴女擇對鄭氏居小元村七世不析爨其人皆敦樸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璣父諱祥邑稱鄭五老鄭

氏多田故饒於財男力農閘出治賈女習蠶織閫外事不聞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給費寸布合粟毋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出粟千斛助賑濟雖未遑文字其行與古篤行者埒五老少賈於臨清每歸倒橐錢帛委地其妻子亦不視長女歸今少傅李公封夫人少傅初仕為主事管臨清閘五老不復賈少傅貴鄭氏漸微於少傅無干請璣尚主莊僖重其世也縣主聰慧婉順凡主適夫家處尊幼悉以亢近年稍抑則乘驢車造人

家飲或出郭竟日嬉揆帝家禮不宜縣主每翁姑入府
治具上食唯謹待姻戚如外家婦未甞輙造人家儀賓
或病視湯藥自扶持之數有子女不育存者曰陽娶矣
曰暱四歲女一適李繼文卒孫一曰牛住子正德五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病孕不起生於成化七年九月二十
八日享年四十葬於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銘曰奕奕
篤鄭肇自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棲族大而昌其德孔
廕人亦有言俗薄不醫維鄭作砭維俗已而彼飾而偽

樹闕表閥顧茲篤行潛遂可滅我銘主室寔章世德世載予文大鄭烈烈

送張魏縣序

夫用不利不謂之學民不安不謂之政非學則失所以為士非政則失所以為臣元傑敏學矣而有不知政者哉夫民以政馭學以政行政以欲壞欲者賄也名也成官自賄則下鮮應得最循名則下鮮實賄或敗官名可惑世故有薄賄而厚名章名而陰賄者也夫敗幹辦則

休養不暇理矣尚逢迎則方直不暇修矣好營建則儉約不暇顧矣齊簿書則真偽不暇覈矣夫道無歧由心無兩凝援上必虐下務外者遺必積於内古之君核名者無如漢宣古之臣飾名者無如王成不明不忠令滋烈矣偽可行乎哉是故好名必偽偽者必敗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辯似

孔子有言惡紫之奪朱也夫善惡猶水火之不相入也

顯諸事則相背而易知藏諸理則相近而難辯故舉輿薪者非至明也聞雷霆者非極聰也第堯桀者非上知也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客氣似氣而害自任者處歉而强自是者喜盈而損正氣養而益昌客氣暴而易折君子之學無成而不至者自是與客氣為之也夫志道為任配道為氣堅任而馭氣為心心猶泉也道之則流浚之則新蓄之則充擾之則濁實之則塞是故實莫厚於自是擾莫慘于客氣二者

未除其行謂之襲其功謂之假

賀吳御史考滿序

吳子守御史三年考績部署考曰明以待陟崔子之友御史孟無涯子曰吳子政以成身恩以榮親洋聞進者成善者榮賀以相之辭以章之其諸古之道與崔子曰然無缺為成不辱為榮君子願乎哉有成而見榮則遂心而揚氣業必隳夫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斯君子賀之矣今之贊治者曰部曰科曰臺部知行

言弗給議者弗深罪之科知言行未昌責未寄焉御史得言且行者也夫節義者我也非夫人也不見則不能不勉則不敢思利於家則傷國思安其身必危君鈇閧之言之道二曰救曰勸貴乎防行之道二曰激曰揚貴乎化豫而止之謂之防默而移之謂之化防莫如隄化莫如風隄固雖狂流必順風鼓雖微草必變夫患成而救之則鮮弭善消而勸之則鮮復其名曰慢臣世興行而纖惡可激也故刑煩而疑世絀邪而巨善可揚也故

賞寡而沮其名曰棘臣慢臣廢棘臣衺是故防生於明化生於公明公生於畏

孝答贈二陸守

姚江陸叅政先生長子相以郎中出守長沙次子棟以御史出守河間或曰斯可謂盡孝矣乎洹野子曰可以為孝矣未可為盡也吾聞漢陳氏世倍其貴而天下曰慚宋張栻氏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然則繼述之道可知已是故節者易枉而難樹才者難達而易滯能

兼者賢倘来者位賢而在位貽親以令名位以榮我也不賢而在位貽親之惡名位以辱我也辱則君子無取焉爾

序李氏詩畫卷

人之趨善也亦有漸焉貴張人之伐富塞人之聰既張且塞善斯遠矣畫者肖物之形也詩者合物之情也物文形而後肖之詩觸情而後合之肖以察物理合以興已志是故君子之自文也内義必有緯外度必有矩於

是乎遠近象之法行而化成斯天下後世誦之矣於戲君子之於學無感而不存乎爾

賀鄭都指揮序

崔子曰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夷治緩溢為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

閭丘氏之戚攘為巳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蔑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蔑當慎自爾祖至爾為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畵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

福則為戾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有勳有聞

西涯樂府何氏解序

鈂之使梁也見何子孟春西涯樂府解曰唯涯公能指昔夫之心唯何子能逆涯翁之志可以策可以沮可以發樂府之道其備矣乎先王之治天下也曰化曰政曰

樂化以遷政以格樂以興且永成化而達政者樂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善不章惡斯縱矣惡不誠善斯止矣雖堯舜末之能治也夫樂者聲以宣辭辭以陳事其旨遠其言婉其意切遠則思可深婉則感可入切則聽可久和于歌被于器始于家極于邦國不戒而孚不猛而厲是故直而敷者類乎文顯而斥者類乎訐巧而誘者類乎詭質而淺者類乎野華而飾者類乎靡斯皆遠于樂之道矣

廣志贈劉遠夫

崔子論令之贊治者曰得言且行者御史劉子為御史三年辛未上疏勸學與政壬申按遼東摧權枉而字卒既言且行劉子其御史與劉子甘禍如素左秩如忘如是其言且行也孰禦夫燭事存乎識當事存乎氣識有闇明氣有盈歉故得失生焉故介如彦博安石吐準決澶征天書獻虛生識義生氣居弗安必搖業弗新必畫畫者為機搖者為蠹燕石之白耀玉也火之則燼東郭

氏之大夥實以石漿則溢故君子審安而正業順不忘逆不沮久不怠須臾不舍是故藴之精發之中行之遠昔顓孫子曰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仁乎夫子曰忠矣孟孫氏曰仁人心也

釋思送許公還汝南

山東僉事許君達以俘来言曰達幸有父母在又幸有禄足以養懼溢不果迎曁溢平吾親始来居一年而欲歸達實無以為情也銑聞之曰君達其欲事親者乎孟

子曰曾子養志事親若曾子可也君達爾翁媪之来就養而已乎鈇聞之鄉人爾翁達理而畏媪能相之往者盜起越國入郡邑如虛君達令樂陵能守能戰能馘首凶夫夫知君達忠朝董戎典越階陟君道大於邑憲尊於令夫人績損於不繼志怠於小獲夫親喜其績則思見之慮其終則思教之見而慰教而安歸樂桑梓可矣君達爾遂爾親欲毋以過思為也且鈇聞之功不可喜喜必要才不可恃恃必肆實無虧正無回備無敗夫欲

行陸者以馬郭遊羸可也百里遊駑可也千里遊者非驥

中道罷且仆是故君子非不貴之患居而無令事之患

又曰君逵爾謀力多才監銑之言斯克事爾親

野聞三首贈張御史仲修

太史氏使梁過琉璃村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雞且詬

之太史氏曰爾何雝雞爲不大棘邪丈夫曰此雞適鳴

太史氏歎曰雞晨其音又何尤焉君子言也時人皆聽

之

涿田旱天忽興雲將雨農人不甚説也太史氏曰爾不欲雨邪農人曰雲暴騰而無畜雖雨亦不洽雨陰陽之交也聚斯厚厚斯醞醞斯雨則霈然矣已而雨果不成太史氏曰畜之用大矣哉

太史氏渡白溝曰美哉河水胡不楫之以達滹衛以利商旅漁人曰河壯瀉而無節故時有洲洲則舟膠而不可行河有九曲而大江歷三峽而永險者降其氾者也徐者均其逵者也斯可楫可利太史氏曰其然其然故

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

送師御史序

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故君子不治苟得斯精其業不先藻具斯大其用師愚誦詩二十年用其采以發身用其實以理官夫升而貞者不息也旅而安者即次也貞安可以利其事業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夫貽以行必變枝以語必離二以任必奪故火之炎水之濕聾瞽亦信之詩曰周道如砥君

子所履權輔經者萬各定也實待虛者一其止也是故
堯協萬邦而含其子孔聘館人而嗇於回情有不敢伸
强有不敢遂新有不敢先舊大有不敢越小同軌之車
燕徐合轍不縮之勇聖哲惴中詩曰采采芣苢薄言襭
之用言芻蕘可師也不改法言可贊也聞言而不能擇
則喨以淆擇而不能會則錯以礙礙且淆必歆吾之衒
矣故輕重爲之反夫奸者君子之所防也暗者君子之
所燭也毒莫如熄愚夫知辟之酒甘毀軀明者或樂焉

是故言稽其自行察其心吝毀窮其與順拂反諸已防奸燭暗之道也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子不忘親則孝有終婦不忘夫則貞不失故入山思登無易步矣涉險思濟無怠楫矣臣不忘乎君則遠近幽顯無乎不奉公詩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忠臣之行也

挈財 有序

御史張起濱巡淮鹽問政於予乃作是篇

挈財則惠均專利則怨聚惠者雖庸亦行怨者雖明不

終其說在梁相之治水趙司馬之論養勇也夫治事闊必欲窮搜而介舉斯民擾而沮者至矣故咸丘氏之御不成梁相者燕人也相梁然有其才汝水介梁韓間為利饒韓地亢而梁下歲潦毀梁隄水入平渝寢齕相大發民取馬陵土障之使入韓且隂決韓堤韓饑而梁稔韓人知之大舉伐梁新中生問戰勝於趙司馬司馬曰兵勇兵勇有道乎曰養夫均衣而時食公勞而更逸然非分數明不可行已新中生習其說入楚為將一年取

弦及黄秦人失御學咸丘氏齊之御人也聞之入秦秦人以為僕正期年田必獲征必利咸丘氏性察其銜勒繁其控馽棘馬數疲而𩦪二年汧渭中無馬

賓筵贈别詩序

癸酉冬張御史將按京輔翟太史而下十人餞于王少卿第酒中御史辟席曰秩筵幕尊旋儀出遜是諸子之禮仁也言不及别酒不至强是諸子之愛仁也夫禮貴成乎其人愛貴昌乎其業唯諸子何以贈使仁獲免咎

焉咸諾之王君希孟張員外繼孟各賦詩一諸子和之銑讀之歎曰別也者交者也贈也者別者也不深交不別不重別不贈吾見別若贈矣放者酣以爲厚弱者戀以爲固懿哉諸子之贈也諷不晦其旨直不厲其辭要其美以起其永危其艱以重其輕興其志以堅其節可以言贈矣夫禮取諸義而制其情愛取諸公而略其私於乎雖治天下可也

昔者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修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從
者三千人及其之列國也或崇或沮或召或間夫治世
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
德二三而俗錯同者行錯者格夫子感奠楹之夢歎曰天
下其誰能宗予蓋傷其不得同也張御史仲修巡河東
鹽以暇日作河東書院既成作志三篇曰費取諸山野
曰力取諸逸夫曰範取諸古曰文翰取諸今之立言者
曰書取諸經史御史謂貢士樊君瑩曰隆也竊懼夫繼

者或踵予跡而或隙其術以厲人也又竊懼夫議者以此爲宄事曰今之學之政之存也均之重隆之罪也夫故志之云爾崔銑仲鳧父序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静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温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静坐暇則考覽墳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于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

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厚善詩劉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黷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儋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褓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笈曰爾且與母長矣尚作嬌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

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舅家與儕輩讀焉父歿葬始用
灰隔喪尚哀素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祭事性好吟詩
不苦鍛削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
詩不少排日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强引一杯酌之病兩
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
居古谷種梅録所為詩千篇積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
酉生正德辛未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
日葬妻陳氏之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熈景倫側

室之子二人曰景與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肇阜準卞景行鈇友也廉直有文為崇明知縣銘曰鼓樓之陽先生藏矣於萬斯年子孫享矣

湯陰縣修城記

正德六年春薊盜起陷城殺長吏薙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阜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第稽覈號以四鉦鳴則咸捄以度不鳴則築越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

丈有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斂之其短墻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城二城樓六鋪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日弗克攻去七年二月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胙城陷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鐩劉三遂連破西平上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唯視城為存亡堅者全㢢者陷無者殲嗟乎民之患慘矣

王恭人墓誌銘

恭人中丞王公哲之妻申處士志仁之女吳江人也恭人年十七歸中丞中丞爲御史時奉命按廣東中丞父樂善先生病且棘矣恭人治湯藥惟謹夜不寢晝不甘食閱數月樂善竟不起恭人哀毀如不能存含襚奠如禮鄉人歎曰使御史自爲之無能過也恭人歸中丞數年生一女殤恭人曰妻者因嗣而有也無嗣則將殄人之宗男子四十而衰女子三十而血耗逮其衰也而

後駭而圖之豈可必乎豈可必乎遂告其舅姑曰新婦不宜子夫子之寵婦不敢專也為置三側室時中丞甫壯歲既而皆有子若女曰徐氏生子子京子東女其適其曰陳氏生子子家女其適其曰郭氏生子子木子术女其正德四年冬中丞自山東副使進廣東按察使過吳江是時劉瑾竊政迁途歸者械首中丞倉皇而別恭人病醫之不愈時太恭人在堂恭人曰吾事姑不終吾死不得與吾夫訣恨哉悲哉悲哉恨哉明年正月五日

卒年五十有五七年中丞謝政歸始以十二月二日葬于王山明年中丞亦卒恭人治家訓子俱可儀不著獨表其大義以詔其子孫銘曰夫曰吾有婦子曰吾有母嗟彼貞媛式于爾後

孫少卿墓表

正德六年蜀盗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

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曰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届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杌曰敢言亡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與隷人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氊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薄爾守北城曰典

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筏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閲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

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臠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禄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為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

猶待辯而校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域桃源盜寇江西數有邊警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東强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為令叚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户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

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凡璒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䰟葬于代州東門外

贈董先生序

士之道有五遇五不遇器大則適於用則遇多諆而慎發則中則遇明於義而晦其迹則不取尤則遇守介而不回則事立則遇多詣而寡忤用以輯功則人不忌則

遇器大或不屑小物必近疎則不遇謀心勝則多疑求全之心勝則後時必近迂則不遇晦迹或越於禮必近蕩則不遇介者多異必近矯則不遇諧者尚同必近佞則不遇故遇治亂之幾也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昔車千秋常臣也一言合而相董仲舒儒也汲黯爭臣也終身而擯猶有甚焉晏嬰不知孔子司馬光則夷狄慕之故君子不求諸人懼喪乎其已不執其偏懼賊乎其全文中子曰執方之謂器通變之謂道君子可與語道

矣夫董先生者壽張人御史建中之父也先生樂易高爽居常晏如出而求仕授吳江主簿先生無慍色石川殷子雲霄曰先生其內足者乎又曰先生其有政矣內足者往無不利銑曰然

白髮倡和詩序

白髮張大夫感巳也京之才士有大夫之感者和之音愴而旨邃讀者莫不動心焉夫悲莫慘于過時恥莫大于罔功時之難得而易失功之易敗而難成時也者一

言而悟非時也者萬言而庾不可必也不可易也雖然今有人焉視遠則遺其狀而察其姿聽遠則遺其揚而察其舒卒之失貌而亡聲棄乎得為之業而日孜孜然所不得為之冀斯惑矣夫壯有以決行有以禁非老有以贍素有以成德鈇鉞之内乎其用者不取諸外足乎其具者不計諸時周乎其性者不責諸年故先師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贈王嘉興序

王嘉興汝言之為御史也按蜀值蜀用兵御史發朋欺而治之雖秉鉞者罔不惴惴圖後功予聞而壯之越一年予見御史于呂涇野太史之家涇野與予論兵皆主嚴御史曰情不易白事難劇具晦情乖事而法焉逞乎予又歎御史仁也越三月御史被命知嘉興其鄉人呂九川司諫思所以贊嘉興之政之成俾予告之世之論御史者曰執法論知府者曰牧民夫泥影以定形雖専弗真執方以求運雖勞罔濟嘉興為御史不忘乎仁則

為牧可知已昔唐柳仲郢先治京兆矣嚴又治河南矣寬疆分而受氣別俗異而為政因一門之中十室之邑賢不肖異焉獲於一而欲槩於萬利乎已而遂儕乎人敗之必至也鳧氏鑄鐘第聲制器因范調火時至而出之然後聲無石且播規矩之操於公輸子也大小短長與木逶迤要之方圓中是故仲郢之治知新之學也鳧鐘之制知成之道也公輸子之中知要之則也

贈李典籍序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呂道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沉篤見容者消其吝接言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則變宋有石介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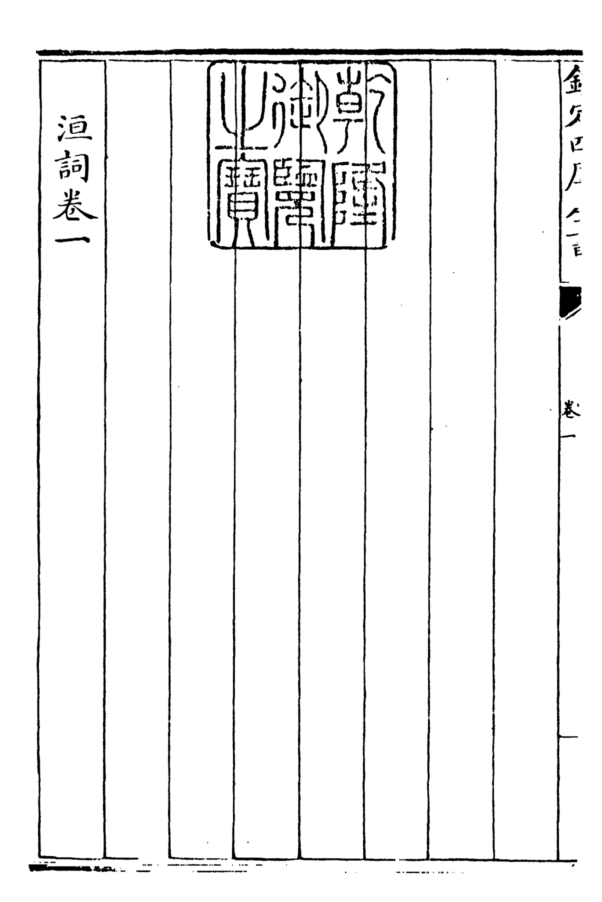
乎經耳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於是乎長鞶革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玄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勦古義而易其文畀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衍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删為三百而後始

可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履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瞻辰樓詩序

瞻辰樓者徐子之居也徐子居禁垣之南修文而尚友今之名士咸往焉徐子與之登樓賦詩以舒羈旅之懷崔子讀其詩而歎曰悲乎吾之人也變因乎其時止隨乎其寓情發乎其感情也者抑之則欝聚之則滯於是

乎登高騁望抗志於古而寄情於物是故望雲者思其親懷土者傷其寄感時者啓其用玩物理者覈其妙瞻廷闕者欲獻其忠於是乎言以抒其情永言以盡其感使知者見之詠其言則志可知也察其志則世可知也於民教有補焉夫倡騷於化世謂之疣憂鼓缶於昃日謂之裔樂痛微而號者痛之招豫初而鳴者豫之棄故賢愚同情所異者正而已矣憂樂同言所異者和而已矣子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洹詞卷一